

柳宗元

诗文选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 尚永亮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柳宗元

诗文联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 尚永亮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元诗文选评 / 尚永亮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2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ISBN 7-5325-3471-5

I. 柳... II. 尚... III. 柳宗元(773~819)—文学评论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72031 号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柳宗元诗文选评

尚永亮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58,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3471-5

I·1630 定价: 1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水照 王运熙 孙 逊 李国章
袁行霈 钱伯城 郭豫适 章培恒
傅璇琮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康 史良昭 朱怀春 刘扬忠
杨 明 陈庆元 尚永亮 赵昌平
赵山林 施议对 高克勤 曹 旭
曹明纲 葛晓音 萧瑞峰

总策划 赵昌平

策 划 高克勤 曹明纲



柳宗元像



柳宗元书《龙城柳》石刻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第一

唐雅

唐詩

貞符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詳註詩曰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注云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
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平吳元濟在淮
蔡故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
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
長云韓元和聖德碑淮西柳雅章之類
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舉然肇唐德
於盛漢之表談藪云論柳文者皆以謂
封建論退之所無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

竊曰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公永貞元年自禮
部貶外郎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說

天說

黃曰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沈鬱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蓋有激而云抑子因而爲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焉抑子設也韓曰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論三篇以折退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說注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

编者的话

当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袭首都北京时，当克隆技术已达到可以复制人本身时，当生产技术的种种发展造福人类而又反过来每每危及人类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庄子的著名寓言——七窍凿，混沌死。二千年前这位谈诞的哲人此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固然不无虚无主义的偏颇，然而我们不能不惊叹，它于荒唐之中，冷峻地道出了一个真理，作出了一种验证于百世之后的预警。诚然，人类不可能因此放弃对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的开发；然而当先民“麻麦幪幪，瓜瓞嗶嗶”（《诗·生民》）的歌唱，在今天晋陕深沟巨壑密布的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已成为杳远的梦影时，我们是否应当警省，在终于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还应当对人类的命运作更深刻的人文关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应当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科技发展人文化的阶段。具有科技知识，而不具备人文襟怀的人，今后已难称健全的人。因此我们愿意为读者，尤其是当今孜孜矻矻于数理化的青年们，奉献上这一套新世纪版的文史哲经典读本，而首先推出的是其中的“文学”之部——《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其实，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多年前已经开始。由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在上一世纪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丛书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四五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述、接受习

惯。这套丛书,正是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这套丛书继承发扬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十六年来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也集结了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述;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这套丛书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这套丛书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将继文学经典后,再推出史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而在品种上,适应新时代知识浓缩的特点,又简约为文学三十种、历史十种、哲学十种,计五十种。既希望

用最省净的篇幅,揭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又通过三部可分可合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如果说前述两套丛书代表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一辈出版人对读者的缱绻心意,那末这套丛书正是本社新一代出版人对新一代读者的世纪献礼。

不必疑虑,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否还有必要较为系统地大致地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尽管当代域外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也因此,科技知识与人文关怀并重,必然与中西文化的融通互为条件。愿这套以“古典文学经典”为开路先锋的新世纪版的中国文化读本,能成为新世纪一代青年养成健全新人格的助力;所谓新人类、新新人类,相信都能从中汲取自己必需的新乳汁。

前言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縲囚。（《冉溪》）

每读这四句诗，都会产生一种悲壮复悲凉的感受。少壮之时理想高远，豪气干云，以为青紫可拾，功业易就，于是将身许国，全力以赴，杜绝了一切犹豫徬徨、畏缩怯懦，也不再考虑后路，准备为唐王朝的中兴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事业；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极其严酷的政治打击，顷刻间便粉碎了他人生的所有希望，一身去国，万死投荒，从此便开始了他那如同被抛弃、被囚囚般的贬谪命运，开始了他在遥远空间和漫长时间双重折磨下的无尽等待和煎熬。这是柳宗元的主要行迹，这四句诗也就成了他一生思想、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因而，解读柳宗元，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人生悲剧，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悲剧性的心路历程。

从永贞元年(805)到元和十四年(819)，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七岁，柳宗元在荒远僻陋的永州和柳州整整呆了十四年时间，直至葬身于斯。在这十四年时间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从国家的政治局势看，那位曾经对柳宗元等革新派成员

严酷打击、痛下杀手的唐宪宗李纯，继位伊始，即将主要精力用于强化中央皇权，以武力扫平藩镇。先是在元和初年相继平定了西川刘辟以及夏绥杨惠琳、浙西李锜的数次叛乱，嗣后又于元和十二年冬一举扫平了为患甚剧的淮西叛镇，使得其他藩镇“降者相继”（《通鉴》卷二四〇），“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新唐书》卷七）。

从文坛的形势看，柳宗元的友人韩愈先后在长安和洛阳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大张旗鼓地从事古文创作和诗歌创新，使得古文所占领地日渐扩大，诗歌也怪奇生新，戛戛独造，“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而白居易、元稹等人则从杜甫开创的写实一路入手，以平易通俗的笔法，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讽谕诗和张扬风情的感伤诗、艳体诗，以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衔卖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然而，面对如此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政治、文化场景，柳宗元与同时被贬的刘禹锡等人却只能置身遥远的贬所望洋兴叹。作为被整个社会群体和所属文化圈子抛弃了的一批“罪人”，他们在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一个偏僻角落，饱尝忧患的磨难，很少有人记得起他们。他们对社会来说，似乎已失去了用处；社会对他们来说，则犹如一个逐渐陌生了的世界。当此之际，他们怎能不深深体验到那被抛弃后的无限痛苦呢？

除此之外，柳宗元等人受到的另一重精神折磨，便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由于柳、刘二人的主要参政实践是永贞元年进行的革新活动，而要革弊图新，势必会触动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并因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不合理请求而得罪他们。

所以在柳、刘被贬之后，墙倒众人推，各种流言、诽谤纷纷而起，大有“世人皆欲杀”之势。柳宗元在《答问》中借问者之口描述自己被贬后的情状说：“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藪泽。”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进一步说道：“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这些叙说，清晰地反映了柳宗元被贬后为人诽谤、攻击乃至冷落、歧视的情形。

这是一种凝聚着孤独、屈辱、悲伤和近乎绝望的苦闷。如果说恶劣的自然环境曾给他的躯体以直接侵袭，落后的文化环境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尽管如此，还有治愈的希望和习惯的可能，那么来自社会的歧视和舆论的压力，便给其精神带来了更为惨重的打击，并在其心灵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如果说在此惨重打击下，柳宗元所受到的人格凌辱还只是表层现象，那么在此人格凌辱的背后，则分明呈现出他对混浊人世无比愤恨而欲尽早摆脱生活之累的绝望之感来。“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哭连州凌员外司马》）、“鸣玉机全息，怀沙事不忘！”（《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假如内心苦闷没有到达极点，性格坚强的柳宗元绝难产生一死的念头；尽管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在浮谤如川的舆论压力下，在艰难百端的谪居环境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但经受着日益沉沦的生命磨难，这种活不是愈发加剧了他的苦闷程度么？怀着这种苦闷，柳宗元愤怒地发问：“吾縲囚也，逆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答问》）

当然，在长达十余年的废弃生涯中，柳宗元也感受过乐趣，展示出一些希望归田终老的欲念和借佛理、山水以排遣苦

闷的倾向。但问题的关键是,柳宗元本质上是一个执著型的士人,他性格中刚直峻切、固执信念的成分过重,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难以超然得成。以其出游山水为例,即可看到,他往往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在“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那“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构法华寺西亭》);刚刚领略到了一点“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的乐趣,马上又被牵拽到了“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那永久的现实悲患之中。苏轼认为柳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事实上,在柳宗元那里,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牵拽力量,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便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归田的时候,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正由于柳宗元从根本上做不到超然解脱,所以他才在遥遥无期的谪居生涯中,经受了比一般人剧烈得多的精神折磨,并由此一步步导致了他的性格变异。心理学告诉我们,刺激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也就是说,当刺激已达到其阈限的时候,此后的刺激便难以产生初次刺激那样明显的心理反应;但从另一面看,这种递减只是对刺激强度之反应的递减,而并非受刺激者对刺激之感知深度的递减。事实上,由于刺激的反复作用,由于时间的沉潜力量,被刺激者极易形成一种固定化了的、潜意识的心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特征。柳宗元的情况便是如此。一方面,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击使他对自已被抛弃、被拘囚和生命荒废的感受特别敏锐、特别深刻,另一方面,长期谪居所经历的各种忧患磨难又使他对外界刺激产生了一

种适应性,在感受上相对迟钝和冷漠;一方面,他确实想摆脱樊笼的拘囚,并为此作过多种努力,另一方面,他也因希望渺茫而不得不将巨大悲苦沉潜于心底,以沉默寡言、反视内省的态度来应付并漠视外界的事变。在《与萧翰林佖书》中,他这样说道:“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长说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思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很明显,柳宗元这种自甘喑默、思与木石为徒的态度,既可以谓之作为一种心理防卫的方式,也可以说是由时间推移和刺激重复所造成的性格变异。在诗中他曾一再申言:“远弃甘幽独”(《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寂寞固所欲”(《夏初雨后寻愚溪》)、“岁月杀忧慄,慵疏寡将迎”(《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这些诗句,无不展示出诗人性格向忧郁、冷漠变化的轨迹。由于长期处于被抛弃、被拘囚般的环境,处于忧郁苦闷、不与世接的冷漠状态,因而不能不使他一变昔日外向型的激切心性为内向型的自甘喑默,而且也不能不使他因旷日持久的外在压抑和自我压抑遭受到严重的“时间的损伤”。从实质上看,这种损伤与对象的缺乏,亦即人与外在世界的强迫性疏远紧相关联;而作为其结果,则表现为一种集苦闷、悲伤、忧愤于一体而又难以言状的精神空落感。用他在《对贺者》中的话说,就是“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柳宗元这样一种苦闷、悲凉的心态和日趋忧郁、冷漠的性格,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诗文创作,使其文学作品总体上呈现一种哀怨、沉重、冷峭的格调。与韩愈、白居易等人多将关注视